



困學紀聞注卷十九

餘姚翁元圻載

評文

穀梁隱四年傳注云

立君非以尚賢所以明有統

建儲非以私親所以

定名分鄧潤甫草東宮制云建儲非以私親蓋明

萬世之統主器莫若長子茲本百王之謀案此神宗立哲宗為皇太子

子制宋文鑑取之蓋出於此全云鄧潤甫與曾南豐皆盱江先生弟子其文亦有足觀以附麗荆公遂無稱道之者元圻

案唐賈曾草元宗冊文云堯之禪舜惟能是與舜以命禹匪私其親亦用穀梁注鄧潤甫名温伯以字行別字聖求建昌人官尚書左丞諡安惠

晏元獻謝昇王記室表云衣存缺衽式贊於謙沖饌

去邪蒿不忘於規諫闕按去邪蒿北齊刑時傳大子事韓詩外傳周公

誠伯禽曰衣成則衣成則

錢氏天所春新錄十七按九
算方程篇云今有五雀六燕
集稱之衡者俱重燕俱輕
雀一燕交而處衡適平王氏
所引不特文向有異以算求
之亦不合今案王氏所引蓋
藝文類聚九十二引九章之
誤文也

惠國子功教以經入授皇太子

用張融門律見南史顧歡傳。元圻案錢氏養新錄十七按九章方程篇云
今有五雀六燕集稱之衡者俱重燕俱輕一雀一燕交而易處衡適平王氏
所引不特文向有異以算求之亦不合今案厚齋蓋從藝文類聚九十二引
九章之誤文也。陸農師謝二府啓云五雲長潤共知巖穴之虛六燕適均
咸仰權衡之正又云尺蠖徐動敢言士路之屈伸隻燕小飛安繫台衡之輕
重蓋屢用之。四庫全書總目術數類九章算術九卷不著撰人名氏原本
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自周髀以外為最古之算經。陸農師陶山集十
卷原不欠佚今四庫書從永樂大典錄出
高言言金斗其車言言益月止輕重一鴻遼遠欲審別其飛翔對語
用張融門律見南史顧歡傳。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術數類九章
算術九卷不著撰人名氏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自周髀以外為最
古之算經。陸農師謝二府啓五雲長潤共知巖穴之虛六燕適均咸仰權
衡之正又云尺蠖徐動敢言士路之屈伸隻燕小飛安繫台衡之輕重蓋屢
用之

周書王會東越海金或誤為侮食而王元長曲水詩

序用之其別風淮雨之類乎集證按文選王融曲水詩序侮
食來王左言入侍注引周書東

越侮食。元圻案說文虫部食古杏切注屬屬有三皆生于海千歲化為金
蛤古合切亦作食。文心雕龍練字篇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

有別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傳教
制誅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

駱賓王螢火賦序云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聲

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龍蹲謂孔子春秋演孔圖

孔子坐如蹲龍立如牽牛身太平御覽三百七十七。元圻案
舊唐書載釋奠樂章曰集集龜開怡

聖列龍蹲鳳峙肅神儀王勃夫子廟堂碑珠衡玉斗徵象緯於天經贊據龍
蹲集風雲於地紀盧照鄰南陽公集序龍蹲東魯陳禮樂而救蒼生虎據西
秦焚詩書而愚黔首初唐人蓋習用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曹適宋與
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劉敬叔異苑晉
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帝問張華華曰取蜀中桐林刻
魚形扣之後如其言聲聞十里

楊盈川叙郡守云代臨本州則元賓之父喜形於色

繼為本守則張翁之子迎者如雲恒州刺史建昌
公王公神道碑叙縣

今日仁之所懷幼童不能擊將雛之雉案余友王汾原
曰禮記父沒而

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柩柩不能
飲焉鄭訓能為忍盈川斷老父不能爭食

錢氏大所春新錄十七按元
身方得篇云今有五雀六燕
集稱之衡雀俱重燕俱輕
雀一燕交而處衡適平王氏
所引不特文向有異以算求
之亦不合今案王氏所列蓋據
藝文類聚九十二引九章之
誤文也。

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
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祖問而嘉之 周公語亦見說苑慎篇
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于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

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藝文類聚九十二引之方心醇云五
處宜作燕重雀輕雀六燕適平者雀重燕輕也則雀燕易
抑易處不在衡耶 陸農師名佃放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

亭試銓平其輕重蓋用此集證按陸表云六燕相亭試銓平其

用張融門律見南史隱逸顧歡傳。元圻案西庫全書總目術數類九章
算術九卷不著撰人名氏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自周髀以外為最
古之算經 陸農師謝二府啓五雲長潤共知巖穴之虛六燕適均咸仰權
衡之正又云尺蠖徐動敢言士路之屈伸隻燕小飛安繫台衡之輕重蓋屢
用之

周書王會東越海蜃或誤為侮食而王元長曲水詩

序用之其別風淮雨之類乎集證按文選王融曲水詩序侮

越侮食。元圻案說文虫部蜃古沓切注蜃屬有三皆生于海千歲化為金
蛤古合切亦作蜃 文心雕龍練字篇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

有別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傳教
制誅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

駱賓王賦序云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聲

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龍蹲謂孔子春秋演孔圖

孔子坐如蹲龍立如牽牛身九圖 漢九圖 身九圖 漢九圖

聖列龍蹲鳳峙肅神儀王勃夫子廟堂碑珠衡玉斗徵象緯於天經贊據龍
躡集風雲於地紀盧昭鄰南陽公集序龍蹲東魯陳禮樂而救蒼生虎據西
秦焚詩書而愚黔首初唐人蓋習用之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曹適宋與
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 劉敬叔異苑晉
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帝問張華華曰取蜀中桐林刻
魚形扣之後如其言聲聞十里

楊盈川叙郡守云代臨本州則元賓之父喜形於色

繼為本守則張翁之子迎者如雲恒州刺史建昌叙縣

令曰仁之所懷幼童不能擊將雛之雉茶余友王汾原

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梧捲不能斷老父不能爭食

飲焉鄭訓能為忍盈川

粟之難此聯不知見對的語

父子相代為本州當世榮之時眾敬以若還鄉常呼元賓為使君每元賓聽政時乘板輿出至元賓所先遣左右較不聽起觀其斷決忻然喜見顏色後漢書印都夷傳太守巴郡張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天子臣張翕有遺愛乃拜其子滿為太守夷人歡喜奉迎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華陽國志序志曰越雋太守張翕字叔陽安漢人太守張翕子瑞後漢書作滿未知孰是今本東觀漢記十九魯恭字仲康扶風人拜中令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河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呼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將雛親默然有頃與恭談曰所以來者欲察君治迹耳今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監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因還府具以狀白安後漢書魯恭傳文同南史循吏傳傳炎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為山陰令有二

縣內稱神明無敢為偷讀書志楊盈川集二十卷鬼氏曰唐楊炯也華陰人顯慶六年舉神童授校書郎終盈川令炯博學善屬文與王勃盧照隣駱賓王以文辭齊名稱王楊盧駱四才子亦曰四傑炯自謂吾瑰在虛前恥居王後張說曰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恥王後信瑰虛前謙也今存十卷四庫全書著錄

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中書侍郎鍾會

取視為定五字松悅服

關按本出郭頌世語何云鍾會傳注引世語耳云魏志誤案世語云松悅

服以呈景王王曰誰所定也松曰鍾會王曰如此可大用西掖用五字本於此元折案蘇許公鍾會五字之敏多王濛四年之任已明用其事沈佺期詩五字擢英才又在蘇許公之前張南史早春書事寄中書舍人李詩云惟看五字表不記八行書見文苑英華二百五十六常案謝除制詰表云得以文墨侍於軒墀五字非四年待罪見英華五百八十八蘇頌字廷碩武功人開元中同平章事封許國公與燕國公張說以文章顯時號燕許讀書志載蘇許公集二十卷欽定全唐文錄其文九卷

張文定全樂全先慶歷中草兩制薦舉勅云蓋舉類之

來舊矣三代之盛王其必由之如聞外之議云是且啓私謁告請之弊也予不以是待士大夫何士大夫自待之淺耶又察舉守令勅云夫天下之大官吏之眾獨不聞循良尤異者之達予聽外臺之職豈非闕歟抑朝廷未有以尊之其視守令能

粟之難此聯不知見對的語

父子相代為本州當世禁之時眾敬以若還鄉常呼元賓為使君每元賓聽政時乘板輿出至元賓所先遣左右較不聽起觀其斷決忻然喜見顏色後漢書印都夷傳太守巴郡張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天子臣張翕有遺愛乃拜其子滿為太守夷人歡喜奉迎道路曰即君儀貌類我府君華陽國志序志曰越雋太守張翕字叔陽安漢人太守張翕子瑞後漢書作滿未知孰是今本東觀漢記十九魯恭字仲康扶風人拜中令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河年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將雛親默然有頃與恭談曰所以來者欲察君治迹耳今燕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監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因還府具以狀白安後漢書魯恭傳文同南史循吏傳傳炎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為山陰令有二野父爭雞季珪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為偷楊盈川名炯初唐四傑之一

蘇許公

授齊濟紫微舍人

制右掖司言行光於五字常衮表五字

非工張南史詩唯有

英華

五字表魏志司馬景王命

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中書侍郎鍾會

取視為定五字松悅服

闕按本出郭頌世語引世語耳云魏志誤

何云鍾會傳注案世語云松悅

服以呈景王王曰誰所定也

西掖用五字本於此

元折案蘇許公求改職表云

松曰鍾會王曰如此可大用鍾會五字之敏多王濛四年之任已明用其事沈佺期詩五字擢英才又在

蘇許公之前張南史早春書事寄中書舍人李詩云惟看五字表不記八

行書見文苑英華二百五十六常袞謝除制誥表云得以文墨侍於軒墀

五字非不四年待罪見英華五百八十八蘇頌字廷碩武功人開元中同

平章事封許國公與燕國公張說以文章顯時號燕許讀書志載蘇許公集

二十卷欽定全唐文錄其文九卷

張文定全云樂全先慶歷中草兩制薦舉勅云蓋舉類之

來舊矣三代之盛王其必由之如聞外之議云是

且啓私謁告請之弊也予不以是待士大夫何士

大夫自待之淺耶又察舉守令勅云夫天下之大

官吏之眾獨不聞循良尤異者之達予聽外臺之

職豈非闕歟抑朝廷未有以尊之其視守令能

此條錄於折案之下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十
五別集類學全集四
十卷字張方平撰宋文
類而載方平諸制詞旨
不若集字孟方平別有
至中集二十卷方平撰
矣

以仁政得民，民心愛之，如古之吏然者，宜以名上
予得以褒慰之，亦以使四方之民知予不專寵健
吏所貴仁者爾。尤延之全云尤文簡公表謂二詔大哉言乎
簡而盡，直而婉，丁寧惻怛之意，見於言外。至今誦
之，盎然如在春風中。豈特公之文足以導上之德
意志慮，亦當時善治足以起其文也。何云二詔有文景風宗之世則為巧言耳。元折案書錄解題別集類梁谿集五十卷禮部尚書錫山尤袤延之撰今本僅存梁溪道福一卷乃康輿中尤何所搜輯
文定又行范文正公參政制云：大恩之下難為報，大
名之下難為處，矧兼二者，可無勉哉！爾尚朝夕以
交修，予允迪前人勤教，邦其永孚于休。訓辭溫雅，
可以見太平之象。元折案史記越世家范蠡曰大名之下難以久居文定此制及前直初詔宋文鑑俱未收

端平元年理宗十年甲午改元端平九月，真文忠公除翰林學士，洪舜

俞全云咨議口案錢氏大昕曰舜俞時為中書舍人命詞曰：迪惟仁祖，有若臣修

朝京師於甲午之元，拜內相於季秋之月。歐陽公

之除在至和元年仁宗三十二年甲午改元九月，歲皆甲午，用事切

當如此。元折案張瑞義貴耳集曰李太異為廣西憲庚申年謝歷日表云歲次庚申乃藝祖開基之日朔臨戊子是我皇誕聖之辰當年正月一日戊子即茂陵元命用得親切旋召入舍人院書錄解題別集類平齋集三十二卷翰林學士於潛洪咨夔舜俞撰全西庫書著錄

慶元寧宗年號初，嗣秀王辭中書令，賜贊拜不名，鄭溥之草

制云：天下之達尊三，德兼爵齒以俱茂，人臣之不

名五，老與親賢而並隆。公羊桓四年傳注：禮君於臣不

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上大夫不名，盛德之士不

名，老臣不名，說苑臣稱伊尹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

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佐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咸淳度宗年號初嗣榮王賜詔書不名余草制用說苑事全云鄭文肅公混一字補之慶元黨人元圻案厚齋此制載四明文獻集第四卷詞曰孔子稱達孝之繼志敬其所尊伊尹言諸父之不名是謂大順慶元黨禁鄭混草趙汝愚罷右相制略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為既隆翊戴之勲尚期啓沃之助力陳忱悃祈避煩言以無貶辭免兼學士院未幾罷去

開禧寧宗十一年乙丑改元開禧退貶秦檜周南仲全云周南代草制云兵於

五材誰能去之左傳襄二十七年宋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首弛邊疆

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莊十四年鄭原繁語忍忘君父之讐

又云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信三十三年晉先軫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百

年為墟誰任諸人之責原注金人南遷錄載孫大鼎疏言遣檜以就和檜之姦狀著矣嘉定之牽復幾

於失刑閣按南遷錄賓退錄駁之近漁洋文略駁之信多子虛亡是之辭然載遺秦檜事却可信余取以補續通鑑實傳是樓云何云慷慨精當又云諸人之責句法未穩宋人使事多如此易以陸沈借對數世自得也全云開禧之勅雖草而未行會侂胄已誅非幸復也宋史亦誤集證南遷錄天會八年諸臣慮宋君臣復讐思有以止之魯王曰惟張孝純可忠獻王曰只有一順我佯不從而勉以聽或可以定忠烈王曰惟張孝純可忠獻王曰只有一秦檜可用我喜其人置之軍中試之以事外雖拒而中常委曲順從而檜始終言南自南北自北因說許某著手時只依這規模分別今若縱之歸國彼喜慷慨說事必是得志元圻案書錄解題偽史類全入南遷錄一卷稱偽著作郎張師顏撰頃初見此書疑非北人語其間有曉然傳會者或曰華岳所為也近和之汴人張總管翼則云歲月皆抵牾不合益證其妄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曰開禧用兵韓侂胄欲以葉適直學士院草詔適謝不能既而衛涇被命草詔云涇見適舉似誤為墟為成墟他日周南至適告以涇文字近頗長進然成墟字可疑南愕然曰本為墟字何改也適方知南實代作周南字南仲吳郡人官秘書省正字以葉適薦入詞館著周氏山房集此詞見集載秦檜降爵易諡勅中衛涇字清叔華亭人徙崑山南仲嬭家也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一官參知政事封秦國公謚文節著後樂集四庫全書皆著錄何氏欲改諸人為陸沈按原詞上聯云神州自此陸沈隣國因之坐大陸沈字已見

韓文公王仲舒銘云敷文帝階權列侍從野處謝敷

文閣直學士表云宣布中和方歌德之事擢列

侍從遽復敷文之階雖借用而切當何云敷文句用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

兩階恐不可借。元圻案漢書王褒傳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轉而上聞宣帝曰此盛德事吾何足以當之野處洪邁號陳振孫云未見其全集今僅存野處類編二卷

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

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此王敦語見衛

傳晉人之稱衛玠蓋所尚者清談也正始魏齊王

芳年號胡武平啓以正始之遺音對奪朱之亂雅

案雅當作色今胡文恭集書啓中無此二語唯上知陸務觀嘗擯其

誤王季海行東坡贈太師制云博觀載籍之傳幾

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恐亦

襲武平之誤也若正始之清談非所以稱坡公武平

入所錄之下
書錄解題別集類下
集十五卷崇安胡安國原侯
撰其辭名試曰少知文不稱
以學作更無餘習取理明
學山此合四庫者不著錄

啓自用關雎正始之道若王淮則真誤矣。元圻案老學菴筆記曰晉人所謂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永嘉正始乃魏晉年名胡武平上呂丞相啓云手提天鐸鏘正始之遺音夢授神椽擗奪朱之亂色蓋不悟正始為年名也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官樞密副使諡文恭宋史有傳著文恭集五十卷補遺

胡文定以親辭成都學事云矧當喜懼之年深計短

長之日冠長字用晉李曾文清全云茶山先求歸侍云朝則

倚門暮則倚閭常恐失望父曰嗟子母曰嗟季昌

敢弭忘元圻案曾文清茶山集八卷原本已佚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皆其詩也文集未見

上官儀冊周王文識表魏舟之象詞掩漢臺之駕上

句用曹蒼舒事下句用柏梁臺詩梁王曰駭駕駟

馬從梁來或以駕為卦引沛獻王占雨事非也集

魏志鄧哀王冲傳冲字蒼舒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元圻案藝文類聚二東觀漢記曰沛善京氏易永平五年京師少雨上御雲臺自卦以周易林占之其繇曰雉封穴

居大雨將至，上以問輔。輔曰：「蹇良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山出雲為雨，蹇穴居知雨，將至故以蹇為與居。」唐書上官儀傳：「儀字游詔，太宗每屬文，遣儀視草，工詩時人效之，謂之上官體。」文苑英華四百四十四載：「上官儀冊周王為并州都督，文作識表魏舟之象，詞掩蘭臺之駕。」

洪景盧周茂振入館謝啓，雖不若董彥遠之博，如桃

菜難悟，闕按馮衍傳注云：「菜字似棗，文又連桃，後學者輒改菜柳耶。」

本同，何云案虞翻傳注：「翻奏鄭康成解尚書，違失云：古大傳耶字讀當為柳，古柳非同字，而以為味，臣松之謂翻言為然，故劉留聊柳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與日幼婦外孫之義，女郎世子之名，闕按南

辰卯字字同音異，鏡傳：「古家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亦儷語之工者。」何云：闕

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荀晞兒。」亦儷語之工者，何云：闕

菜恐是用周益公校劉賓客詩：「桃菜語。」元折案：後漢書馮衍傳：「衍遺田邑書曰：『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郟，脅巨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鈞頸之禍，外無桃菜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為左右羞之。」注左傳：孟孫之家，臣謝息，孟孫從魯，昭公如楚，謝息為孟孫守郟，邑晉人來理，杞田季孫將，臣郟邑與之，謝息不可，曰：「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臣待之，謝息曰：「古人有言：『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季孫曰：『吾與子桃辭，以無山與之，菜作臣賢，案謝息得桃邑，菜山故言無桃菜之利也。』且為菜字似棗文。

又連挑，後學者以挑棗易明，挑菜難悟，不究始終，輒改菜為棗，衍集內也。史記：「史記謂殷紂也，不當用之王言。」元折案：劉禹錫天平軍

注意治本，乃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賜東都留守令狐公曰：「予擇文武惟汝兼前年鎮汴州，有顯庸，往年弼憲宗有素貴，徒得君重，剛我四支。」史記：「殷本紂，帶紂資，辨技疾，聞見甚敏，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書：「史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節。」錄解題別集類上劉賓客集三

葉語聲高，故以戲之，然於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史記謂殷紂也，不當用之王言。

徐淵子上梁文云：「林木翳然，便有濠濮間想，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何云：「自初春，啓云：得知千載上賴。」

古書作吏一行，便廢此事。何云：「下句妙在倒用。」皆全句。元

紫世說：「言語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晉書：「隱逸陶潛傳：『潛自言夏月虛。』」

使願壁記上方注意治本乃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賜東都留守令狐公曰予擇文武惟汝兼前年鎮汴州有顯庸往年弼憲宗有素貴徒得君重剛我四支

十卷外集十卷唐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中山劉禹錫夢得撰四庫全書

居大雨將至，上以問輔。輔曰：「養良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山出雲為雨，蟻穴居，知雨將至，故以蟻為與居。」唐書上官儀傳：「儀字游詔，太宗每屬文，遣儀視草，上詩時人效之，謂之上官體。」文苑英華四百四十四載：「上官儀冊，周王為并州都督，文作識表，魏舟之象，詞掩蘭臺之駕。」

洪景盧周茂振入館謝啓，雖不若董彥遠之博，如桃

菜難悟。闕按馮衍傳注云：菜字似棗，文又連挑，後學者輒改菜為柳，非本同。何云案：虞翻傳注：翻奏鄭康成解尚書違失云：古大傳非字讀當為柳，古柳非同字，而以為味，臣松之謂翻言為然，故劉留聊柳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與日幼婦外孫之義，女郎世子之名。闕按南

辰卯字字同音異。鏡傳：古家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亦儷語之工者。何云：闕

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荀晞兒。亦儷語之工者。何云：闕

菜恐是用周益公校劉賓客詩挑菜語。元圻案：後漢書馮衍傳：衍遺田邑書曰：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鄙，脅巨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鈞頸之禍，外無挑菜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為左右羞之。注左傳孟孫之家，臣謝息，孟孫從魯，昭公如楚，謝息為孟孫守郟邑，晉人來理杞田，季孫將巨郟邑與之，謝息不可，曰：「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臣待之，謝息曰：「古人有言：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季孫曰：「吾與子挑辭，以無山與之。」菜，柞，臣賢案：謝息得桃邑，菜山，故言無挑菜之利也。且為菜字似棗，文

又連挑，後學者以挑棗易明，挑菜難悟，不究始終，輒改菜為棗，衍集外

或作棗，後學者以挑棗易明，挑菜難悟，不究始終，輒改菜為棗，衍集外

聞之來觀，夜間以手摸其文，而讀之，豈題文云：黃娟幼婦，外孫壘，四二百年後，碑冢當墮江中，當墮不墮，逢王巨。周茂振名麟之海陵人，紹興十五年進士，中宏詞科，官知樞密院

野處草梁叔子全云制云：鼎學士之大稱，蓋用劉禹錫集

天平軍壁記，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之語。又

草葉顯左相制云：學聖人之道，高天下以聲，或云

葉語聲高，故以戲之。然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

史記謂殷紂也，不當用之王言。

徐淵子上梁文云：林木翳然，便有濠濮間想，清風颯

至，自謂羲皇上人。何云：自初審啓云：得知千載上賴

古書作吏一行，便廢此事。何云：下句妙在倒用，皆全句。元

紫世說：言語門，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晉書：隱逸陶潛傳：潛自言夏月虛

君重剛壽曰：天

使嚴壁記上方注：意治本乃以牙

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之語。又

都留守令狐合字子擇，文武

惟汝兼前年鎮汴州，有頭庸

開高卧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戴皇上人淵明詩云得知千載上賴古人書文選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曰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王安中字履道中山曲陽人登進士第歷官大名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宋史有傳著初寮集今蘇州府志詳評詩

李宗衛春秋十賦屬對之工如越椒熊虎之狀弗殺

必滅若款宣伯石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昭二十八年

王子爭囚而州犂上下襄二十六年伯輿合要而范宣左

李宗衛春秋十賦此讀古志陳氏石錄解題俱不載馬氏通考亦不著解當考朱氏行考亦不著解當考

又連桃後學者以桃棗易明桃棗難悟不完始終輒改棗為棗古文苑載那鄂淳曹娥碑後云漢議即蔡邕聞之來觀邕題文云黃絹幼婦外孫壘白二百年後碑冢當墮江中當墮不墮逢王巨周茂振名麟之海陵人紹興十五年進士中宏詞科官知樞密院事著有海陵集周益公二老堂詩話上劉禹錫淮陰行何物令儀羨羨即船尾燕銜泥趁橋竿宿食長相見隔浦望行船頭昂尾慙慙無奈脫萊時清淮春浪軟黃魯直云淮陰行情調殊艷語氣尤穩切元微之白樂天為之皆不入此律也唯無奈脫萊時不可解當待博物洽聞者說也予見古本作挑萊時東坡惠州新年詩云水生挑菜渚恐用此字

年一效夷言知衛侯之死夷襄二十二年雞憚犧而斷其尾昭二年

年十二象有齒而焚其身襄二十四年何云虞不臘矣僖五年吳

其治乎哀二年好魯以弓請謹守寶昭七年賜鄭以金盟無

鑄兵僖十年蛇出泉臺聲姜薨文十年鳥鳴亮社伯姬卒襄十年

三年。關按歐陽公年譜年十七舉隨州試左氏失之評論中云石言于晉神降于莘外蛇鬪而內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雖不中人猶傳誦之但誣原本定作巫出范甯穀梁傳序巫者謂多叙鬼神之事也。元折案案石林燕語詩下謂歐陽公為舉子時客隨州秋試左氏失之誣論云云至以為一場警策遂擢為冠與年譜具

晏元獻進兩制三館牡丹歌詩表云永平後漢明帝年號神爵之頌孝

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於三等

全文見宋文鑑六十三按論衡佚文云永平中神雀羣集詔上神雀

頌百官上頌文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揚終侯

諷何云侯五頌金玉孝明覽焉正元事見劉太真傳

關按見劉太真傳謂新唐書若舊唐書則見德宗紀貞元四年九月癸丑賜百寮宴於曲江亭仍作重陽賜宴詩六韻賜之羣臣畢和上品其優者以劉

開高卧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載皇上人淵明詩云得如千載上賴古
人書文選松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曰又聞道士遺言解木黃精令人久壽
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王安中字履道
中山曲陽人登進士策歷官大名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宋史有傳著初察
集今餘淵子見評詩

李季宗術春秋十賦是
請方志陳氏石錄解題
俱不載馬氏通考宋
亦不著錄當考宋氏
亦不著錄當考宋氏

李季宗術春秋十賦屬對之工如越椒熊虎之狀弗殺

必滅若敖宣四年伯石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昭二十年

王子爭囚而州犂上下襄二十六年伯與合要而范宣左

右襄十年何魯昭之馬將為積昭二十年衛懿之鶴有乘

軒閔二年何云此聯去將有二字為佳于奚辭邑而衛人假之器成二年晉侯

請隧而襄王與之田僖二十五年星已一終魯君之歲襄九年

亥有二首絳老之年襄三十年作楚宮見襄公之欲楚襄三

年十一效夷言知衛侯之死夷哀二年雞憚犧而斷其尾昭二

年十二象有齒而焚其身襄二十四年何云二句工矣而事不類虞不臘矣僖五年吳

其沼乎哀二年好魯以弓請謹守寶昭七年賜鄭以金盟無

鑄兵僖十年蛇出泉臺聲姜薨文十年烏鳴亳社伯姬卒襄十

三年閔按歐陽公年譜年十七舉隨州試左氏失之評論中云石言于晉
神降于莘外蛇鬪而內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雖不中人猶傳誦之但誣原
本定作巫出范甯穀梁傳序巫者謂多叙鬼神之事也○元折案葉石林題名錄
語下謂歐陽公為舉子時客隨州秋試左氏失之誣論云至又以為一場警策遂擢為冠與年譜具

晏元獻進兩制牡丹歌詩表云永平後漢明帝年號神爵之頌孝

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於三等

全文見宋文鑑六十三按論衡佚文云永平中神雀羣集詔上神雀

頌百官上頌文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揚終侯

諷何云侯五頌金玉孝明覽焉正元事見劉太真傳

閩按見劉太真傳謂新唐書若舊唐書則見德宗紀貞元四年九月癸丑賜
百寮宴於曲江亭仍作重陽賜宴詩六韻賜之羣臣畢和上品其優劣以劉

晏元獻集三卷十卷三府
二十卷皆不傳今但存元獻遺
文二卷四庫全書著錄

大真李紆為上等鮑防于召為次等張濬殷亮等二十人又次之唯李
燧李泌三宰相之詩不加優劣。元圻案新唐書劉大真傳文同于召作邵
寧閣按寧當皇服藥赦文陳閣按陳當作倪正父所草也雖不明

不敏有辜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味始一毫

從已之欲天下誦之謂寫出寧皇心事全云閣改亦未
可據侯攷。元

圻案羅大經鶴林玉露十三載此一聯亦謂陳正甫之辭。葉紹翁四朝聞
見錄乙集陳正甫諱貴誼以詞學中等盛如梓庶齋者學叢談下謂程學

士桐寧宗遺詔云雖不明不敏有愆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嘗一日
縱已之欲人以為畫就一寧宗云云故謝山云閣改未可據

盧思道在齊為百官賀甘露云神漿可挹流味九戶之前天

酒自零凝照三階之下全文見初學記二常袞中書門下賀雪云重

陰益固應水澤腹堅之時積潤潛通迎土膏脈起

之候全文見文苑英華五百六十一皆儷語之工者元圻案文選張衡西京賦大
厦耽耽九戶開闢注大戴禮

曰明堂古有之凡九室鄭注曰天子路寢制如明堂然則既有九室室有一
戶也虞荔鼎錄宣帝甘露元年於華山仙掌鑄一鼎擬承甘露刻其文曰

萬國伏貽長久鑄神鼎承天酒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
里日飲天酒五斗張華注天酒甘露也管子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注
君之路寢前有三階張衡東京賦農祥晨正土膏脈起注國語號文公曰
太史順時視土農祥晨正土乃脈發太史告稷曰土膏其動韋昭曰脈理也
膏土潤也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隋書有傳

俗語皆有所本如利市出易說卦為近利市三賅方樸山云
玉篇載說卦作近市利三倍

左傳昭十六年爾難為利市賈賄難為人出表記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
人則難為人擔負出詩玄

鳥箋百祿是荷箋謂
擔負天之多福折閱出荀子修身篇良賈不
為折閱不市生活出孟

子家數出墨子尚同篇天下為
家數也甚多服事出周禮大司徒十有
二日

服事出陸士衡詩為吳王郎中時從陳梁作
誰謂伏事淺契濶踰三年分付出漢

原涉傳分付諸客交代出蓋寬饒傳及歲盡交代
封禪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

區處出黃霸傳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又張敞傳敞以耳目
發起賊名區處師古注區謂居止之所也多

謝出趙廣漢傳至府為我多謝門庭君丁寧出詩采薇箋丁寧歸期定
其心也方

橫山云丁寧字義本借用左傳著于丁寧語。後漢物出後漢宣秉

傳。即賜布帛帳帷什物。注軍法五人為伍。二五自由出五行志。切

事自由。初曉示出。童恢傳。吏人有違犯禁法。軌隨方曉示。主

者出劉陶傳。事付主者。又主者旦夕迫促。關按亦見劉陶傳前。樂

有所侵毀。史記陳丞。意智出鮮卑傳。蔡邕諫伐鮮卑議。意

藥巴傳。雖幹吏卑末皆。告示出荀子。原注仁者好告示人。布

施出周語。原注布施優裕。淮南子。比校出齊語。合羣察比較

行頭出吳語。百行行頭。當日出晉語。史黠曰主將道樓而地

主出左傳。越語。關按左傳止有東道主。繼序按地主。相於出

晉后妃傳。左貴嬪離思賦。沉骨肉之相於兮。永緬邈而兩絕。又孔融

料理出王徽之傳。卿在府日久。長進出和嶠傳。太子近入朝

俱詣之。三國志吳張。消息出魏少帝紀。齊王芳嘉平六年母邱

昭傳。長子承勤於長進。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為賊所得。

方心醇云。易豐卦象傳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功夫出王肅傳。

王肅傳。無亦出少帝紀。案魏志王肅傳。治道功夫。戰士悉作。又秦極已前

功夫尚少。功夫字凡再見。三少帝紀。齊王芳正始七年詔曰。吾乃當以十九

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普請出呂蒙傳。孤普請諸將。手下出太

得雨當復更治。徒棄功夫。史慈傳。注江表傳。策謂慈曰。先君手下兵數千餘人。盡

抗傳。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鄭重出王莽傳。非皇天

重降符。分外出魏程曉上疏。程曉傳。上不責非職之。小却出

宋紀。關按出武帝紀。武紀下。間介出。長笛賦。原注。關介無

羅出南史。顧歡傳。躡夷之儀。婁羅之辯。關按。日知錄。婁羅蓋聰

羅者。幹辦。本分出荀子。原注。見端不如見。措大出五代東

漢世家。老措大。母妾沮吾軍。關按。已見通鑑。唐文宗考異。何云。寒

○通鑑唐紀文宗太和九年考異曰皮光業見開錄曰在漢由寓直有中使引至一小殿見文宗坐於殿上二廣徑登階面疏文宗過惡上唯悅首又曰不為此物木枕措大不合更在此坐矣街談以好物為物木枕仍戒慎由曰事泄即是此措大也慎由歸遂金滕其事假開出生峻傳侯假開當本色出唐劉仁恭傳旄節吾自可為要假長志凡五星不失其本色而應四時者古老出書無逸注古者之人無所聞知不宣備

出楊德祖答臨淄侯原注不能宣備見文選生人婦出魏杜畿傳注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私名出列子黃帝篇晉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家公出

莊子原注主人公也寓言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李頤集解云主人公其父曰家父母曰家母致意出晉簡文紀閩按亦出孫綽傳簡文紀帝謂却超曰致意傳語出後漢清河王慶

傳今慶傳語收拾出光武紀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尋思

出循劉矩傳臣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不審出韓詩外傳閩

情出纏子原注不識世情文選陸機文賦注引爾來出孔明

出師表爾來二十竭來出思元賦閩按李善注引劉向七言曰竭來歸耕永自疎文選張

誰出蜀龐統傳阿誰為失罷休出史記孫武傳將軍罷

願下觀寡人不慚愧出齊語大國慚愧安排出莊子化去乃入於寡

一比數出周禮大司馬注簡稽鄉民注見在出夏豪人

注亡者闕之注闕猶除也弓弩矢箠棄亡者除之計今見在者孩兒

出書康誥注愛養人如安老境出曲禮正義七十曰老而傳

而未全老七十其
老已全故言老也
牽帥出左傳襄十年牽帥老
先輩出詩采

薇箋今薇生矣先如今出杖杜箋征夫如今已居士出玉藻

居士錦帶注居可人出雜記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

也大戴禮立孝篇子曰可人也道人出漢京房傳道人始去寒痛

吾任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道人出漢京房傳水為災漢地

理志代郡道人縣注本有寄居出息夫躬傳歸國未有第某甲

仙人遊其地因以為名出周禮天職內注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出某物若干給某

士出新序原注介子推云新序節士篇介子推曰謂而得位道士不

君惠兩道主人公出史記范睢傳闕按范睢傳作翁小

子出漢霍光傳使樂成小不中用出史記外戚世家

王尊傳闕按秦始皇本紀吾前以天下書不中用者外戚世家武帝

賢我輩人出晉石苞傳苞見吏部郎中許允求為小吏允對

岸出樂志闕按出顧臻表曰今夷狄對岸對岸二字用於敵國奇吳

南對岸歷十八九出漢丙吉傳原注至今浩天出後漢

馬廖傳方撲山云前漢匡衡疏已有廣心浩兩兩相視出周嘉

傳闕按毛板脫一兩字獨行周嘉傳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

也年紀出光武紀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墾田頃畝及戶口

瑞以為年紀雜碎出仲長統傳百家雜碎細碎事手下出

吳呂範傳闕按兩手下皆出注引江表傳孫策語何云手下前已出

手下已有大眾豈宜復屈合少成多出中庸注闕按中庸注無

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天斯昭昭之多節注言天地山川皆合少成多積小致大今本注疏脫去五

字耳禮記集說一百三十四今天節引鄭注正有皆合少成多五

字若干出禮記曲禮投壺傳陳政事疏已有若干二字曲禮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投壺集賢于某若干儀

禮數射算數曰若干純貫誼政事疏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

千出陳學何之元傳見之元所作梁典自膠加出九辨注原

膠音豪加卸加反宋玉九辨何序如千二字凡六見

序如千二字凡六見

梁簡文為子辭封表云日蝕之餘無黃童之對荷戟

入榛異子烏之辨何云二又云熙祖流聰慧之稱方

建臨淮之國元仲表岐嶷之質乃啓平原之封原註

荷戟入榛揚雄重鳥事熙元豐末皇弟似封晉寧郡王制

全用熙祖元仲一聯然熙祖非美事也何云在元帝用

在今日藩臣亦當避古人不拘元圻案後漢書黃琬傳祖父瓊初為魏郡

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問所食多少瓊思其

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食之餘如月之初晉書慈懷

太子傳通字熙祖惠帝長子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

氣故封為廣陵王惠帝即位立為皇太子九年廢賈后矯詔使黃門孫慮害

之魏志明帝紀諱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黃初三年為平原王注魏書曰

帝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集證東都事略楚王似神宗之第十三子元豐

間封和國公哲宗即位封晉寧郡王

王元之禹傳到黃表風摧霜敗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

高葵藿之心未死劉元城安世元符末自貶所表云志存

起帥鄆當過關謝

許國如萬折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而無愠公

得入見斯言可以立懦志闕按趙元鎮移吉陽軍表曰白首何歸

移元以此言致不食卒可悲也元圻案說苑雜言孔子曰夫水不清以入

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聚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曹植

表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回光然而之者誠也宋費萊梁溪漫志謂

元城此語與陳了翁表進尊堯集序云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

未捨填波之願皆氣節凜然如嚴霜烈日劉政為其父聲辯亮啓云晚歲

離騷魂竟招於異域平生精爽夢猶託於故人語亦悲壯

是透不

高解題別集類小畜集三十
卷外集三卷知到活濟陽王
值元之撰自序曰平生而為如類
而製之得三十卷將名其集以

王元之嘗以易自筮得
之小畜故以名其集象君
子以懿文德示德行其施但可
懿文而已

驢非驢馬非馬原注漢鳥不鳥鵲不鵲原注戰國策何云見

職可以為對闕按後魏宣武孝明民傳景仁壽伯云烹羊魚

羔唯帶牛佩犢可對何本載闕云上句實下句虛似非一類元

馬若龜茲王所謂贏也戰國策史疾為韓使楚言失其

楚人謂之何王曰謂之鵲謂之鳥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今尹司

馬典令其令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鳥不為鳥
鵲不為鵲也漢書龔遂傳為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
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王汾原曰國語秦不秦稷不稷爾雅組似組綸
似綸亦可對傅伯壽晉江人隆興元年進士紹興中官浙西提刑

嘉定受寶璽南塘賀表云函封遠致不知何國之白

環瑑刻孔章咸曰寧王之大寶原注宗室入翰苑者三人

紀年帝舜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珠玉琬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納僊

王岐公全云珪字禹玉答韓魏公詔豈朕鬱于大道未昭治亂

之原將卿保其成功自潔進退之分崔大雅名敦答周

益公詔豈朕不德未達好賢之誠將卿既明自全

引退之節蓋做其意何云既明白六朝有之四六當行語也且文

教云豈朕之不德感致所然為庶尹所能已極於此唐人筆迹已如是元

鄭安晚再相閣按安晚清之號再應之道全云應參政草制云彥

博重入中書特令納節王曾再登揆席俛就集賢

元所案李壽續通鑑長編三百七十六哲宗元祐元年四月司馬光曰臣蒙
恩擢為首相自知智力淺薄歷事未多故乞陛下用文彥博以太師兼侍中行
左僕射而臣佐之今范純仁朱光庭以為彥博元老師臣不可煩以吏事此
在陛下裁度若以正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命五日或六日一入朝因至門下
中書都堂與諸執政商量重事令執政就宅咨謀其餘常程文書只委僕射
以下簽書發遣如此亦足以尊大臣優老臣矣平章軍國重事句下註云彥
博今以節度使守太師猶是使相若解節去守則為正大師位冠百僚在軍
相上元祐元年五月詔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已降旨令獨班起居自
今赴經筵都堂凡同三省樞密院奏事並序位在宰相之上宋敏求春明
退朝錄中唐節使除僕射尚書侍郎謂之納節續通鑑長編一百十六仁
宗景祐二年二月樞密使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王曾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春明退朝錄上本朝置二相昭文修史首相領
馬集賢次相領馬

壯切真宰相事李公甫表云漢使嚙繒未必得白如之要領楚軍扶續惟當
堅祈父之爪牙語雖巧頗牽強周益公送黃伯庸詩若序曰豐城黃君伯
庸為廬陵宰示予古律詩二百篇用意高遠屬辭清新摹寫物象莫能遁形
繼出雜文一編議論正大古賦恢闔碑誌詳雅四六溫淳是可爭文士之衡
矣

耿直之
輯唐
年譜
集見

嘉定受寶璽南塘賀表云函封遠致不知何國之白

環瑑刻孔章咸曰寧王之大寶原注宗室入翰苑者三人

紀年帝舜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瑑玉琬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納僊

王岐公全云珪字禹玉答韓魏公詔豈朕鬱于大道未昭治亂

之原將卿保其成功自潔進退之分崔大雅名敦答周

益公詔豈朕不德未達好賢之誠將卿既明白全

引退之節蓋做其意何云既明白六朝有之四六當行語也且文

教云豈朕之不德感致所然為庶尹所能已極於此唐人筆迹已如是元

鄭安晚再相閣按安晚清之號再相於淳祐七年四月應之道全云應參政草制云彥

博重入中書特令納節王曾再登揆席俛就集賢

黃伯庸名疇若豐城人為賀雪表云招徠眾俊無畫卧洛陽之

人獎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語工而健原注上天同

范蜀公表也周益公用之元折紫招來眾俊獎勵三軍或作列賢才於庶

位激士氣於三軍後漢書袁安傳注汝南先賢傳曰時大雪積地丈餘洛

耿直之守京口復陳少陽東之後曰如可贖分百身

猶將宥之十世元折紫厚齋擬舉廉吏詔云朕灼知有俊誕保受民

又克正固敢弗正既昭德以塞違進良以率不良與勵精以更始又人之有

億載萬年為父為母韓退之元四海九州悉主悉臣退之

耿直之名秉刺以鎮江蘇
輯唐李衛公集併考為
年譜衛公三為浙西
年譜治京口故耿秉刺其
集見書錄解題

西迂齋樓對

李顯忠復節越汪聖錫全云玉山先草制云念秦伯用孟

明之意與馮唐面文帝之言又云與人之周庶幾

得頗牧而能用共武之服爾其繼英衛之善兵元

案左傳文三年秦伯代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史記馮唐傳陛下法大明賞大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虜差六級陛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唐太宗封李勣英國公李靖衛國公汪藻草張俊除兩鎮節度使制執干戈而衛社稷居存蹇蹇之忠安邊境而立功名躬履堂堂之陣又韓世忠除兩鎮節度使制豈惟蹇蹇而匪躬每見多多而益善又迎敵鼓行靡待前茅之偵擒囚歸報遂成獨柳之誅又見無禮於君爾既殫於忠蓋歸飲至於廟我何愛於寵褒朱子稱玉山制語溫雅典實得王言體為近世第一浮溪蓋道夫先路也四庫全書總目文定集二十四卷宋汪應辰撰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初名洋紹興五年登進士第一高宗為改此名官至敷文閣學士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宋史藝文志載其集五十卷

倪正父思草壽皇尊號詔云率百官若帝之初何云此宋人策句法

丕講非常之禮於萬年受天之祐聿迎滋至之休

周益公辭免表云遜于受折伯與敢忘稽首有若

號叔閔天尚助建威正父答詔云受折伯與固可

遜未聞虞帝之必從號叔閔天雖曰賢蓋視周公

而不及何云不如但作雖遜固賢

真文忠為原貸盜賊詔葉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謂云弄潢池

之兵諒非爾志烈崑岡之火亦豈予心又云自有

宇宙至于今日未聞盜賊得以全軀陶侃說王貢曰天

其言足以感動人心元所案漢書循吏龔遂傳海濱遐遠不露聖

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岳珂程史載此二聯云上稱其得體

直齋書錄解題別集類下
載倪思正文齊甲乙等類共一
百十三卷又云歸西倪思而後
去戊戌定家詞受知阜陵卷
卷五直齋與同逐任法廷
則介不為合書言其為有
以改寧乃為假送及甲是
于天下瑞年初治以先預道
將論文即文獻通考經籍
四庫全書類著錄同四庫全
書載其意者亦集大典亦
收其者集耶

王卿月為澹庵制云吾寧身蹈東海何云此句即是封事末句所以尤工獨

仲連不肯帝秦至今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強趙

集證胡銓疏曰欲屈萬乘之尊下宵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也又云願斬秦檜王倫孫近三人頭竿之藁街留金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元圻案史記魯仲連傳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又廉頗藺相如傳太史公曰方蘭相如引壁晚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樓攻魏太府卿王公墓誌曰公諱卿月字清叔台州人乾道五年進士擢用為文字官嘗草胡公銓詞云云人多稱之

盧肇海潮賦後序馬褐牛衣原注古未有對者何云馬褐出左傳全云原注是正文元圻案唐

文粹五盧肇海潮賦後序曰爛額焦頭方思馬褐捉襟見肘久困牛衣左傳定八年公侵齊攻廩邱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註馬褐馬衣漢書王章傳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注牛衣編亂麻為之即今俗呼為龍具者程大昌演繁露二龍具之制不知何若案食貨志董仲舒曰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然則牛衣編草使暖以被牛體蓋蓑衣之類也

崔大雅草史直翁制云皇祐之詔二老設几以須熙

寧之遇四臣齎書而訪尚有斯禮勿遐爾心原注二任布四臣韓富文曾闕按杜衍傳皇祐元年召陪祀明堂都亭驛設帳具几杖待之稱疾固辭任布傳並同而仁宗本紀不載元圻案

呂成公代其父倉部自黃州易守池州謝宰啓云爰考

唐朝有杜牧把麾之舊其臨秋浦亦齊安解組之

餘雖後先遷徙之偶同顧今昔風流之非匹元圻案此啓全篇在唐書杜

牧傳牧歷黃池睦湖四州刺史杜牧登樂游原詩欲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元和郡縣志二十黃州本春秋楚地後又為黃國之境蕭齊于此置齊安郡開皇三年罷郡置黃州因古黃國為名也又汗池州本漢鄆郡之域吳于此置石城縣梁昭明太子以其水魚美故封其水為貴池開皇中于此置秋浦縣永泰二年江西觀察使李勉奏置池州取貴池以為州號也

端平初濟王夫人吳氏復舊封其父與蔣右史良貴

有連良貴託先君代為謝丞相啓其末聯云孤忠

此條補入於元所第十長編三百五十二神宗熙寧八年四月契丹使臣蕭禧之再來上賜禧珍寶以禮遇禧曾公亮手詔詢以待遇之禮樂備之云

未泯敢忘漆室之憂葵厚德難酬願效老人之結

草良貴稱賞元圻案列女傳魯漆室女倚柱而嘯曰吾憂君老而太子少也隣婦曰此魯大夫之憂女曰昔晉客舍吾家繫

馬子園馬佚踐吾園葵使吾終歲不厭葵味魯國有難獨安所避乎 蔣良貴名重珍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理宗朝歷官集英殿修撰刑部侍郎謚忠文

真文忠除參政辭以疾趙南塘草詔曰漢御史大夫

吉當封病上憂之夏侯勝謂必瘡果然後遂至相

朕之賢卿甚於宣帝之德吉也卿其親醫藥自厚

且先即舍拜命少間可就車朕遣黃門召見卿矣

此詔有西漢風元圻案漢書丙吉傳宣帝詔曰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為博陽侯臨當封吉疾病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臣聞有陰

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非其死疾也後果病瘡後五年代魏相為丞相說苑復恩篇郎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徵時孝宣即位眾莫知吉亦不言帝聞將封之會吉病甚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

陰德者必饗其樂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為博陽侯 三國志魏何十一之何變文帝踐阼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

疾病屢乞遜位詔報曰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勳馬以賢則君有爵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

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此詔則隱取夏侯勝之語 南唐名汝說者唐齋集原本久佚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僅存一卷

之橫恩崇觀崇寧大觀徽宗年號二十秋靡沾故相之餘澗公

之大節如此馮翊之死義其處之有素矣集證宋史鄭驥字士龍河南人建炎元年除直秘閣知同州金人陷城死之謚忠懿

此句錄於心文之下
元所祭楊誠齋跋鄭風題
其事曰公至山人擢進士第
坊名同守同州城破死難
公名驥字潛公

傳至樂名自得已見卷三上周益公啓云東門之柳自凋元都

之桃何在彼刀頭之舐蜜得未銜銖况并眉之居

瓶况如夢寐蓋指張說也元圻案全唐詩話郭侯家傳云賦詩曰青青東門柳歲晏復憔悴楊國忠

訴於明皇上曰賦柳為譏卿則賦李為譏朕可乎 宋王得臣塵史劉禹錫遊元都觀舊無桃花貞元末至京師則有道士植桃滿觀如紅霞賦詩曰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道看花回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太和初重遊元都觀已盡然無一枝再題詩曰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四十二章經佛言財色於人之不捨譬如刀刃有蜜不足一食之美小兒甜之則有割舌之害 漢書游俠

未泯敢忘漆室之憂葵厚德難酬願效老人之結

草良貴稱賞元圻案列女傳魯漆室女倚柱而嘯曰吾憂君老而太子少也隣婦曰此魯大夫之憂女曰昔晉客舍吾家繫

馬子園馬佚踐吾園葵使吾終歲不厭葵味魯國有難獨安所遊乎 蔣良貴名重珍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理宗朝歷官集英殿修撰刑部侍郎謚忠文

真文忠除參政辭以疾趙南塘草詔曰漢御史大夫

吉當封病上憂之夏侯勝謂必瘡果然後遂至相

朕之賢卿甚於宣帝之德吉也卿其親醫藥自厚

且先即舍拜命少間可就車朕遣黃門召見卿矣

此詔有西漢風元圻案漢書丙吉傳宣帝詔曰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為博陽侯臨當封吉疾病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非其死疾也後果病瘡後五年代魏相為丞相說苑復恩篇郝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即位眾莫知吉亦不言帝聞將封之會吉病甚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

陰德者必饗其樂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為博陽侯

鄭威愍公驥新除謝上章云關陝六七任不掛權臣

之橫恩崇觀崇寧大觀徽宗年號二十秋靡沾故相之餘潤公

之大節如此馮翊之死義其處之有素矣集證宋史鄭驥字士龍河南人建炎元年除直秘閣知同州金人臨城死之謚忠懿

傅至樂名自得已見卷三上周益公啓云東門之柳自凋元都

之桃何在彼刀頭之舐蜜得未銜銖况并眉之居

瓶况如夢寐蓋指張說也元圻案全唐詩話郭侯家傳云賦詩曰青青東門柳歲晏復憔悴楊國忠

訴於明皇上曰賦柳為譏卿則賦李為譏朕可乎宋王得臣塵史劉禹錫遊元都觀舊無桃花貞元末至京師則有道士植桃滿觀如紅霞賦詩曰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道看花回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太和

初重遊元都觀已盡然無一枝再題詩曰百畝庭中半是芭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四十二章經佛言財色於人之

不捨譬如刀刃有蜜不足一食之美小兒甜之則有割舌之害漢書游俠

此句錄於心文之下元圻案楊誠齋跋鄭威愍公事曰公至山人擢進士第

公名驥字潛公

陳遵傳揚雄作酒箴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肩處高臨深動常近危

或上朱文公啓云行藏勛業銷倚樓看鏡之懷六幼兆

崎嶇寄尋壑經邱之趣問按何此瞻曰此免解張克明啓中自叙語朱子謂此老子心事也此公方求

試南宮而輒以自與何哉有跋載大全集中時為庚子至前一月方知南康軍屢請祠而未允明年閏三月遂去郡東歸今但云上朱子似小誤何云記是其人自述語朱文公謂其人方就省解未宜遽及此于吾今日所處却合厚齋似偶誤俟假大全集攷之又云跋免解張克明啓云元圻案朱子跋免解張克明啓曰行藏勛業云云此老子心事也此公方欲求試南宮而輒以自與何哉然子亦濡滯於此而未得遂其所懷也三復其言為之太息杜詩勛業頓看鏡行藏獨倚樓陶淵明歸去來詞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

宋正甫詩三甲未全一丁不識方樸山云余嘗以未窺六甲對不識一丁元圻案真西山跋

謂正甫詩新奇工緻人所共喜魏志管輅傳吾類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徵唐書張宏靖傳其詬責士嘗曰天下無事而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或試縣學見點後預鄉薦以啓謝縣令有不平之意

令答云大敵勇小敵怯昔固有之今日是前日非

吾無愧矣關按宋處州士子終場者六人三人與選謝主司啓云同矍圃之觀人去者半存者半類孔門之取友益者三損者三

元圻案宏後漢紀光武紀一王尋王邑將四十萬兵號百萬衆至潁川世居居井之肩處高臨深動常近危張說開封人以父任為右職娶壽聖皇后女弟乾道七年三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張栻在經筵力爭之記成大不草

詞遂罷說知袁州八年復簽書樞密院事李衡王希呂交章論之莫濟不書錄黃周必大不草詔皆被斥予祠自此聲勢赫赫無敢櫻之者九年仍拜同知樞密院事淳熙元年帝康知說欺因數事命范仲芑究之湯邦彥又劾其姦職責居濼州三年許自便七年卒于湖洲

託於昌黎平原之客十九人脫穎願同於毛遂元圻

案韓昌黎荆潭倡和詩序曰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統郡維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史記平原君傳曰平原君合從於楚約與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毛遂願備員而行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韓侂胄封平原郡王通考選舉五開禧元年檢詳毛憲為考官其子自知以迎合用兵冠多士韓侂胄既敗乃用言者秦奮憲次對而降自如為第五甲末

陳遵傳揚雄作酒箴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肩處高臨深動常近危

或上朱文公啓云行藏勛業銷倚樓看鏡之懷竊窺

崎嶇寄尋壑經邱之趣問按何此瞻曰此免解張克明啓中自叙語朱子謂此老子心事也此公方求

試南宮而輒以自與何哉有跋載大全集中時為庚子至前一月方知南康軍屢請祠而未允明年閏三月遂去郡東歸今但云上朱子似小誤何云記是其人自述語朱文公謂其人方就省解未宜遽及此于吾今日所處却合厚齋似偶誤俟假大全集攷之又云跋免解張克明啓元圻案朱子跋免解張克明啓曰行藏勛業云云此老子心事也此公方欲求試南宮而輒以自與何哉然子亦濡滯於此而未得遂其所懷也三復其言為之太息杜詩勛業頓看鏡行藏獨倚樓陶淵明歸去來詞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

宋正甫詩三甲未全一丁不識方樸山云余嘗以未窺六甲對不識一丁元圻案真西山跋

謂正甫詩新奇工緻人所共喜魏志管輅傳吾願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徵唐書張宏靖傳其詬責士嘗曰天下無事而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或試縣學見黜後預鄉薦以啓謝縣令有不平之意

令答云大敵勇小敵怯昔固有之今日是前日非

吾無愧矣關按宋處州士子終場者六人三人與選謝主司啓云同矍元圻案案宏後漢紀光武紀一王尋王邑將四十萬兵號百萬衆至潁川世祖將步騎千餘人合戰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東觀漢記光武紀尋邑兵五六萬環昆陽城作營且圍之數十重帝將步騎千餘合戰斬首數十級諸部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其奇怪也

毛憲守長沙謝韓平原云湖南之地二千里序詩幸託於昌黎平原之客十九人脫穎願同於毛遂元圻案韓昌黎荆潭倡和詩序曰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統郡維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存志乎詩書寓歸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史記平原君傳曰平原君合從於楚約與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備得十九人毛遂願備員而行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登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韓侂胄封平原郡王通考選舉五開禧元年檢詳毛憲為考官其子自知以迎合用兵冠多士韓侂胄既敗乃用言者秦奪憲次對而降自知為第五甲末

毛憲守長沙謝韓平原云湖南之地二千里序詩幸託於昌黎平原之客十九人脫穎願同於毛遂

託於昌黎平原之客十九人脫穎願同於毛遂

元圻案韓昌黎荆潭倡和詩序曰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統郡維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存志乎詩書寓歸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史記平原君傳曰平原君合從於楚約與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備得十九人毛遂願備員而行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登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韓侂胄封平原郡王通考選舉五開禧元年檢詳毛憲為考官其子自知以迎合用兵冠多士韓侂胄既敗乃用言者秦奪憲次對而降自知為第五甲末

毛澤民啓云揚子雲貌寢官卑經雖元而謂白九方

堙機深識妙馬本驪而為黃李清卿啓云斯風未

泯則朝取溫造而暮拔石洪吾道不行則近舍皇

甫而遠求居易何云不切元所案漢書揚雄傳下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

元有目自守泊如也或謂雄臣元尚白而雄解之號曰鮮潮王邑嚴尤謂桓譚曰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

位客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列子說符篇伯樂曰臣有所與九方臯其相

馬非臣之比也秦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曰臣已得之在沙邱穆公曰

何馬曰北而黃使人往取之壯而驪公不悅伯樂曰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

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良馬也韓文公送溫處

士赴河陽軍序曰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

大夫以石生為才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又羅而致之幕下

朝取一人馬拔其尤暮取一人馬拔其尤參寥子唐闕史上皇甫即中濕

恃才傲物裴晉公再脩福先佛寺將致書白樂天請為刻珉之詞值正即在

坐發怒曰近舍某而遠徵白信獲戾於門下矣蔡條鐵圍叢談曰魯公遭

逢聖主立政建事以致康泰有毛滂澤民者有時名上一詞甚偉麗而驟得

進用

類書思慈集十二卷吏部侍郎郎李承仙今存三卷四庫全書方注亦宋大典錄之

毛澤民江山人存東中集十卷四庫全書方注亦宋大典錄之

類書思慈集十二卷吏部侍郎郎李承仙今存三卷四庫全書方注亦宋大典錄之

類書思慈集十二卷吏部侍郎郎李承仙今存三卷四庫全書方注亦宋大典錄之

類書思慈集十二卷吏部侍郎郎李承仙今存三卷四庫全書方注亦宋大典錄之

類書思慈集十二卷吏部侍郎郎李承仙今存三卷四庫全書方注亦宋大典錄之

類書思慈集十二卷吏部侍郎郎李承仙今存三卷四庫全書方注亦宋大典錄之

燕子後梁間

洪舜俞薦于鄉鞏嶸監試後鞏為江東憲使舜俞分

教番陽啓云東坡倅錢唐曾在門外鵠袍之列半

山憲江左亦賞梁間燕語之詩何云劉季孫事見石林詩話元所案東坡以熙寧辛亥

通判杭州壬子有監試呈諸試官作又催試官考較戲作云願君聞此

燭門外白袍如立鵠葉石林詩話曰劉季孫初以左班殿直監杭州酒

判公為江東提刑巡歷至饒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

事來驚夢裡閒說與傍人應不鮮杖藜攜酒看芝山大稱賞之

徐淵子為越教答項平甫云正恐異時風舞雪之流

不無或者月離畢之問何云對似新然不為工或答洪舜俞云魯

直大名有皎潔江梅之句少游下蔡無了東玉佩

之詞有郡守招士人教子辭曰士而託於諸侯非其義也

師不賢於弟子將焉用之

張宣公答教官云識其犬者豈誦說去乎哉何以告

之亦仁義而已矣元圻案楊誠齋詩話四一有一聯而用四古人語首張欽夫答一教官原書識其犬者云四人語乃如一人語

真文忠為江東轉運有民困於買鳩之役來訴公判

云詔捕鷓鴣若水尚還其使歲貢蚶蛤孔戮猶疏

于朝況為州縣之官可恣口腹之欲元圻案唐書倪若水傳為汴州刺史會遣

中人於南方捕鷓鴣鷓鴣上言農方田婦方蠶輒於此時捕奇禽怪羽下民爭以賤人貴鳥為警帝手詔褒答悉放所玩謹詣內使倪若水諫江南採捕諸鳥表云方今九扈時忙三農作苦田夫擁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遠自江嶺達於京師水備舟船陸倦擔負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賤人貴鳥也陛下當以鳳凰為凡鳥麒麟為凡獸即鷓鴣鷓鴣曷足貴也孔戮事見前政史四

攻媿為姜氏慶七十致語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之

故態舊時竹馬得見會昌之新春承平王孫見柳

文姜學誌元圻案柳宗元姜君誌曰秘書郎姜學字某開元皇帝外孫也好遊嗜音以生富貴畜妓能傳宮中聲賢豪大夫多與連

歡後加老風病手足奇右可用不能就官士有載酒來則出妓搏髀笑戲觀者尚識承平王孫故態竹馬樂天喜入新年自咏云大歷年中騎竹馬幾人得見會昌春自註時年七十一大歷唐代宗年號會昌唐武宗年號樓大防攻媿集跋姜氏上梁文藁云宣奉公慶七十時丞相壽春魏公見姜以樂語有云生長東都親見開元之盛際從游諸老及聞正始之遺音又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之故態當年竹馬得見會昌者幾人此條引作得見會昌之新春當別有據

衢州稽古閣書臯陶謨于屏其上梁文云臯陶若稽

古事三朝稽古之君孔子與斯文為萬世斯文之

主何云宋人句法

王相原注嘉熙閣按理宗在位十三年丁酉改元間以親老辭督府辟其書

曰昔温太真絕衿違母以奉廣武之檄心雖忠而

人議其失性徐元直指心戀母以辭豫州之命情

雖窘而人予其順天何云稍節元字即佳元圻案晉書温嶠傳嶠字太真元帝初鎮江左劉琨以嶠為左長

史徽告華夷奉表勸進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劉琨傳琨封廣武侯蜀志諸葛傳劉琨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竝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先主傳陶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張南軒史論曰溫太真忠義慷慨足為晉室名臣然吾獨有所恨者絕裾之事也昔之人不以窮達得失累其心聽天所命而行其性命之正故或仕或不仕皆非有所為也自後世功名之俗興而遷就趨避之說起雖豪傑之士失其性者多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真獨忍於此乎王煥此聯全本於此

呂倚謝王岐公饋錢酒用白水真人青州從事岐公

稱之何云唐韋莊詩青州從事來偏熟泉布先生老漸慳集證復齋漫錄潘子真詩話記王禹玉元豐間以錢一萬酒二壺餉呂夢得夢得

作啓謝之有白水真人青州從事禹玉歎賞為其切題東坡得章質夫書遺酒六瓶書至而酒亡因作詩寄之云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為烏有一先生二句渾然一意無斧鑿痕更覺警切後漢光武紀論曰王莽忌惡劉氏巨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巨貨泉字為白水真人世說術解門桓公有主簿善別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為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膈上任

夏文莊表云詩會餘蚬之文簡凝含醜之墨餘蚬

夏文莊集一百卷久佚
四庫全書從永崇大
典錄出三十六卷

見詩貝錦箋筆銳干將墨含淳醜出文心雕龍奏啓

篇贊。何云餘錢貝甲白為質黃為文彩餘蚬黃為質白為文彩。元圻案陸璣詩疏曰貝龜籠之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餘蚬黃為質以白為文餘泉白為質黃為文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其大者常有徑一尺小者七八寸

獨孤馴象世以為工子雲甘泉晚而悔作晏元獻謂

賦也獨孤綬放馴象賦云返諸林邑之野歸爾梁

山之隅時在偃兵豈嬰乎燧尾上惟賤賄寧恤乎

焚軀集證唐獨孤綬獨孤良器皆有放馴象賦載文苑英華一百二十六

並以珍異禽獸無育國家為韻。元圻案晉書成帝紀咸康六年冬十月林邑獻馴象南史林邑國傳林邑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爾雅釋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左傳定四年楚人執燧象以奔吳師註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襄二十四年傳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唐律賦鷄鳴度關云念秦關之百二難稱狼心笑齊

客之三千不如雞口何云雞口亦借宋人學唐專法此種。元圻案史記孟嘗君傳秦昭王悔出孟嘗君使人

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鷄鳴而出客客有能為雞鳴而鷄盡鳴遂發傳
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又高祖本紀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縣隔
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馬又項羽本紀夫秦王有虎狼之心又孟嘗君傳
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又蘇秦傳寧為雞口毋為牛後此宋言數雞鳴
度關賦見文苑英華一百二十八宋言字表文初名嶽大中三年及第

紹興中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第四韻用運籌帷帳

考官謂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徹棘以語周

益公益公曰史記云運籌帷帳之中非誤也何云安得遇如

周益公者葉少蘊且議唐彦淳熙中省試人主之勢重萬鈞

賦第一聯有用洪鐘二字者考官哂之洪文敏邁

典舉聞之曰張平子西京賦洪鐘萬鈞此必該洽

之士遂預選紹熙光宗中四明試航琛越水詩有用

東坡船越二字而默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其幸

不幸若此元所案史記高祖本記夫運籌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

吾不如子房漢書賈山傳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

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生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文選顏

東都之季清議扶之而有餘強秦之末壯士守之而

不足原注前輩作風俗萬世之基末韻宜聰明而有作無作聰明由仁

義而行非行仁義原注舜由仁義行

非刀匕是共膳宰舉席間之饌禮記釋椎鑿而上輪人

議堂上之書莊此工執藝事以諫賦聯也

全云鄭子之謂誥命之體南渡以來龍谿汪公平園周公號為冠冕若厚齋
王公尤所謂傑然者也咸熙德祐間社稷傾危近在旦夕而公四入中書遍
行諸房詞命除目填委他舍人閣筆不下公獨從容授之若行雲流水冷然
悠然而莫知紀極蓋會集羣言而以己意發之信所謂博極羣書者也按千
之跋深寧兩制文字之言如此今讀困學紀聞第十九卷足以見深寧平日
從事於此者果非一日矣千之又云公詞命激厲奮發足以感泣三軍按

清客輓詩亦有丹詔三軍泣之語然則深寧之患固其代之代言之也
挽既去之人心而扶不支之天命者良可傷矣。元圻案鄭千之名真謝山所
引千之語乃四明文獻集第五卷制詞跋語也又公詞命激厲奮發二語
亦第四卷跋語

